

大安出版社四十週年社慶叢刊

儒家與儒學探究

夏長樸◎著



夏長樸 著

儒家與儒學探究

大安出版社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儒家與儒學探究 / 夏長樸著. -- 一版.

-- 臺北市 : 大安, 2014.06

面 ; 公分

ISBN 978-986-7712-61-5(平裝)

1. 儒家 2. 儒學 3. 文集

121.207

103010233

◆ 有版權及著作權 請勿侵權翻印 ◆

儒家與儒學探究

著者：夏長樸
發行人：蕭淑卿
發行所：大安出版社

電話：(02)23643327
傳真：(02)23672499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一五一號
二樓(100)
郵撥帳號：一〇一〇三八七七
戶名：大安出版社
電子郵件信箱：faan1@seed.net.tw

二〇一四年六月 一版一刷 0001~0300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第三四五九號

定價：新台幣五〇〇元

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

ISBN 978-986-7712-61-5(平裝)

大安出版社
四十週年
社慶叢刊

大安出版社成立於一九七四年八月，以出版人文研究、教學用書為宗旨，迄今四十年。社員深幸當初作夥結緣之初衷未改，故特別推出「四十週年社慶叢刊」多種，一則紀念友誼，二則共饗海內外同好。

自序

筆者在臺大任教三十多年，由於教學研究所需，經常要發表學術論文；再加上受邀參加國內、外的各種學術會議，也必須撰寫相關的會議論文宣讀。時間一長，兩者相加，不知不覺累積了不少研究心得，也增加了相當數量的學術成果。除了民國七十八年匯集其中七篇論文，出版《李觀與王安石研究》之外，由於心力專注在探尋新知上，沒有再動過修訂整理已發表文章，另行出版專書的念頭。

近幾年來經常有學生提及，由於拙作發表的刊物散布在兩岸三地，除了國內的期刊論文便於查索之外，其餘專書與會議論文集發行有限，想參考或蒐集這些論文並不容易，建議考慮彙集成書，以方便學界查索。學術事業本來即是探索、創新及傳佈知識的工作，研究成果理應提供給同道過目，用以徵詢意見、交換心得。在此考量下，易於取得自然應列為優先考量。期刊論文固然有發表最新研究成果的方便，但就人文學研究而言，其具體呈現思想系統、充分展開完整思考的效果，就不如一部主題集中、宗旨明確的專書。思考及此，自覺應該調整態度，改

弦更張，並且劍及屣及的採取行動，以落實此一想法。

筆者研究的領域是中國學術思想史，在大學開設的課程與發表的論文也以中國思想史、秦漢學術史、宋代學術思想及清代學術史為主，因此收入本書的研究論文自然集中在這些領域。必須說明的是，由於過去發表的文章以宋代部份數量較夥，若一併收入，必然使得全書輕重失衡，加以篇幅過鉅，也非一冊書所能容納。此外，清代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編纂過程與學術影響，是筆者近幾年來用力最深的研究主題，雖然已有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發表，但目前仍在持續進行中。這兩部份的研究成果積累的其實不少，各自獨立成書，或許更可彰顯研究主題。經考慮再三，最後決定二者另行結集出版，不再收入。這部書並未包括宋代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研究論文，原因在此。

本書收入的各篇論文，都是曾在期刊或論文集發表的文章，匯集成書時，也經過局部修訂。各篇論文的安排順序，皆依照學術慣例，以探討的時代為準，自先秦以迄清末民初。九篇論文的構思與撰寫，幾乎都與筆者曾開設的相關課程有關，如先秦四篇都與孔子相關，這是教授「論孟導讀」、「四書」的授課心得；漢代的兩篇，是開設「秦漢學術思想史」的研究成果；明代一篇，是擔任「中國思想史」課程的思考所得；清代兩篇，則是講授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」的具體成果。這些論文雖說時代各異，探討的問題也有所不同，其實萬流歸宗，都聚焦在「儒家與儒學」此一主題上，本書因此定名為《儒家與儒學探究》。

自留校任教以來，筆者始終秉持「學不可以已」這一宗旨，持續進修。如今雖已退休改爲兼任，仍深感教學與研究如車之兩輪、鳥之雙翼，二者密切相關，相輔相成，既不可切割分離，也不宜有所偏廢。正因如此，更能體會孔子所謂「學而時習之」一語，意味深長，發人深省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昔人雖已遠，典範猶存至今。謹以斯語自勉之。

民國一〇三年六月序於臺大中文系第十二研究室

儒家與儒學探究 目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尋孔顏樂處····· | 一 |
| 孔子的實學····· | 二五 |
| 堯舜其猶病諸——論孔孟的聖人論····· | 五五 |
| 子為政焉用殺——論孔子誅少正卯····· | 八七 |
| 論漢代學術會議與漢代學術發展的關係——以石渠閣會議的召開為例····· | 一二五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王官學與百家言對峙——試論錢穆先生對漢代學術發展的一個看法…… | 一六五 |
| 變與不變——王守仁與湛若水的交往與論學…… | 二一七 |
| 試論與戴震學術淵源有關的一個問題…… | 二七一 |
| 但開風氣不為師——試論胡適的清代學術史研究…… | 二九五 |

尋孔顏樂處¹

《二程集》有如下的記載：「昔受學於周茂叔，每令尋仲尼、顏子樂處，所樂何事。」²南宋的黃震也說：「其相與授受之要，在尋顏子樂處，與所樂何事。」³可見尋孔顏樂處是周敦頤與二程兄弟關切的一個問題。由於一般認為周敦頤是理學的開創者，二程兄弟又是理學的

1 本文初稿曾在「首次海峽兩岸儒學研討會」及臺大中文系學術研討會宣讀，初稿經修改後正式發表。本書所收係修訂稿。

2 宋·程顥、程頤：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遺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），卷2上，頁16。

3 宋·黃震：《黃氏日抄》（臺北：大化書局，民國72年，影印日本立命館大學藏清乾隆二十三年刊本），卷32，總頁74，「周子後錄」。

巨擘。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，自然就受到其後學者的注意與探討，因之「尋孔顏樂處」就在這些學者探研下，成爲宋代理學的一個重要論題。孔、顏的樂處究竟在何處？他們所樂的又是何事？周與二程都沒有明確的指出來。後來的學者雖相繼就孔顏樂處發表一己的見解，而他們是否真正掌握了此一問題的核心，在人言人殊的情形下，也很難有一個確切的定論。本文之作，嘗試就個人涉獵所得，對這個論題提出若干探索，至於是否真有所見，則不敢自以爲是，有待大雅方家不吝教之。

二

孔子曾說：「賢哉回也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。」⁴又說：「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⁵二章同時都提到「樂」，而這個「樂」究竟是什麼呢？其中頗有可以討論之處。孔子固然不

4 宋·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·論語集注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影印北京中華書局本，民國75年），卷3，頁87，〈雍也篇〉。

5 同上書，卷4，頁97，〈述而篇〉。

排除富貴，肯定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」，6也有過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」的感慨，但他卻清楚的意識到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」8不是勉強可得的。因此他所謂的「樂」，應該不會是富貴。就上文所云來看，「簞食、瓢飲、陋巷」是物質上的貧窮，「疏食飲水、曲肱而枕」，也不是富裕的生活。這種生活上的匱乏是一般世俗常人所不堪忍受，甚而爲之整日憂愁，顏淵卻「不改其樂」，孔子也「樂在其中」，這其中的原因在那裏？又是什麼使孔、顏忘卻了貧窮生活中必然有的種種不便？很明顯的，答案要在物質生活以外去找。

《論語·學而篇》載：「子貢曰：『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』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『可也。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……』」9這裏的「貧而樂」與「富而好禮」，語義並不相稱。「貧而樂」，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作「貧而樂道」，皇侃《論語義疏》本、高麗本、足利本「樂」下都有「道」字，可見原文作「貧而樂道」似乎較妥當。由此看來，孔子、顏淵所樂的對象，應該就是「道」。10《論語》一書中，孔子推崇道的言論所在多有，如：

6 同上書，卷2，頁70。（《里仁篇》）。

7 《論語集注》，卷4，頁96。（《述而篇》）。

8 《論語集注》，卷6，頁134。（《顏淵篇》）。

9 《論語集注》，卷1，頁52。

10 鄭玄注本雖無「道」字，但就《集解》所引鄭注：「樂謂志於道，不以貧爲憂苦。」來看，則鄭玄也以「道」

子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 11

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 12

不僅以道為個人修養的鵠的，而且揭示了慕道殷切，是需要以整個生命投入追尋的。而如下列言論：

子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 13

子曰：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，餒在其中矣；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 14

更是把君子嚮往企盼目標在「道」，而非物質上的衣食滿足，明確的點出來。「道」既然能令孔顏師徒忘卻物質上的匱乏，全心全意的探討追求，那麼他們所樂的「道」又是什麼呢？《論

為所樂的對象。類似的說法漢代常見，如：「賢哉回也」章，《集解》引孔安國云：「顏淵樂道，雖簞食，在陋巷，不改其樂。」又趙岐注《孟子·離婁下》云：「當亂世安陋巷者，不用於世，窮而樂道也。」即是其例。

11 《論語集注》，卷4，頁94，〈述而篇〉。

12 同上書，卷2，頁71，〈里仁篇〉。

13 同上書，卷2，頁71，〈里仁篇〉。

14 《論語集注》，卷8，頁167，〈衛靈公篇〉。

語》載：

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¹⁵

將「道」解為「忠恕」，雖然出自曾子之口，並非孔子親口所言，但這個說法應是可信的。程頤《論語解》云：「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。」¹⁶程顥也說：「以己及物，仁也；推己及物，恕也，違道不遠是也。」¹⁷這種由盡己進而推及他人的德性就是仁，所以孔子說：「道二：仁與不仁而已矣」。¹⁸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，《論語》一書中關於仁的討論極多，如果說孔子的學說就是仁學，是相當貼切也並不為過的。

15 《論語集注》，卷2，頁72，〈里仁篇〉。

16 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經說》，卷6，頁1138。

17 宋·《論語精義》（京都：中文出版社，影印日本享保14年〔1729〕刊本，未署出版時間），卷2下，總頁231。

18 《四書章句集注·孟子集注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民國75年，影印北京中華書局本），卷7，頁277，〈離婁上〉。

孔子曾經頗為感嘆的說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」19 這裏明顯的指出了人的社會性。人是羣居的動物，離羣索居與麋鹿遊的生活，在孔子看來是不自然且不必要的。既然人必須生活在社會中，也必然會產生人與他人的社會關係，則個人應如何自我定位，進而發展人我的關係，就是不能不面對的現實。孔子提出的仁，即是個人社會中調適生活，進而安身立命的道德理想。《論語》記載說：「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『愛人。』」20 愛是情感，愛人則是由感情而表現的道德。以愛人為基礎，開展出個人的團體生活，這是孔子的創見，也為孟、荀以下的儒家學者所服膺。仁既是孔子思想中的崇高道德，如何求仁行仁自然成為孔門教化的一個主題，不僅孔子本人孜孜不倦的追求這個理想，孔子的學生也莫不如此。

《論語》載：

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！堯舜其猶病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。」

19 《論語集注》，卷9，頁184，〈微子篇〉。

20 《論語集注》，卷6，頁139，〈顏淵篇〉。

程顥說：「能近取譬，反身之謂也。」²²反身就是反求諸己。何以行仁之方要由一己開始呢？孔子認為和一個人最接近的就是自己本人，能以自己做比方，事事思考到別人，就是行仁的最好方法。若能如此，將心比心，自己有所需求時，同時也能考慮到別人有同樣的需求，這就是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反過來說，自己不想別人這樣待我，自然不會這樣對別人，這即是孔子所謂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²³能由這一觀點出發，循序而行，仁的實現就不會沒有著落。《論語》載：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「脩己以敬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脩己以安人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！」²⁴

劉寶楠說：「修己者，修身也。以敬者，禮無不敬也。安人者，齊家也。安百姓，則治國平天

21 同上書，卷4，頁91，〈雍也篇〉。

22 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外書》，卷2，頁362。

23 此語凡兩見，一見於《論語》，卷6，頁132，〈顏淵篇〉，「仲弓問仁章」；再見於同書卷8，頁166，〈衛靈公篇〉，「子貢問曰章」。

24 《論語集注》，卷7，頁159，〈憲問篇〉。

下也。」²⁵此處的「安百姓」，就是前述的「博施於民而能濟眾」。「安人」與「安百姓」，也即是齊家、治國平天下，這是以個人修身為前提，在「愛人」的認知下，由己及人，自近而遠逐步推擴才能完成的，這種過程即是仁的具體實現。具備實現這種理想能力的人就是所謂的仁者、聖人。後來《大學》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，正是這一思想的進一步發展。從「堯舜其猶病諸」這一句話可以知道，孔子清楚的了解到「安百姓」的理想在現社會政治上並不容易達到，甚至有這種道德素養的人也不常見，有感於此，所以他不輕易以仁許人。《論語》中這種言論極多，如：

孟武伯問：「子路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又問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「求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室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「赤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²⁶

子張問曰：「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忠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？」「崔子弑齊

²⁵ 清·劉寶楠：《論語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卷17，頁605。

²⁶ 《論語集注》，卷3，頁17，《公治長篇》。